

甫踏入影樓，昏黃的燈光，古舊的擺設，一幀幀照片，散發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懷舊氣息。照片人物的姿態嫵媚，眼神柔美，淡雅的氛圍帶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端莊祥和的氣質。造型照、畢業照、家庭照，以至黑白照，琳琅滿目，但那個裝扮端整、舉家攜眷上影樓拍照的年代終究已成過去。影樓倒了一間又一間，曾經盛載喜怒哀樂的地方已慢慢湮沒在城市中，有人留戀不已、有人每年都重臨舊地，他們在這些影樓中留下最美、最值得保留的光影。面對數碼相機的衝擊，有攝影師選擇保留最原始的技术，亦有人轉營走向數碼世界。副刊記者走入影樓，與兩位影樓老闆對話，發現他們在變與留之間，依然不改對攝影的執着，只是他們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善美影室與長虹攝影是香港所剩無幾的影樓，提供「非一般」的攝影服務。傳統影樓因為使用菲林攝影、佈置古舊，給人一種落後土氣的感覺。在數碼時代，人人都可以是攝影師，拍照亦不是費時的事，隨手一按便是一張照片，而上影樓拍照卻不只是對着鏡頭笑一笑，一按一沖便可以拿到照片，從拍照到拿照片大約需時兩到三個星期，可惜不是所有香港人都願意花這麼長時間去拍照。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善美影室老闆林國盛在比對同一個家庭相距十多年拍下的照片有甚麼不同。

林國盛是善美影室的老闆，他一直堅持以傳統的方法攝影，因為菲林照片與數碼照片在他眼中就是那麼一點不同。平常人只知道兩者有分別，但具體有甚麼分別卻說不出來，只知道菲林拍出來的照片質素好像好一點。質素是不一樣，林國盛拿出兩張照片來比對，並說：「兩者層次不一樣，用數碼相機拍出來的照片很平，好像電視畫面一樣，但菲林機卻可以拍出人物的層次，很立體。」就是對照片質素的執着，林國盛一直在等待，從打工仔等到成為老闆，從以前幾個師傅一起工作等到如今只剩下他與拍檔，他從沒有因為漫長的等待而有一絲絲鬆懈。

善美影室的前身是尖尖影樓，尖尖影樓歷史悠久，累積了很多客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尖尖非常有名，拍出來的照片質素很高，深受顧客歡迎。林國盛是尖尖的員工，與一群師傅在等待，等待店舖易手，等待接收尖尖的客人。終於1996年尖尖老闆移民，林國盛成為影樓負責人，將尖尖改名為尖美，四個多月後又將尖美改為善美，寓意盡善盡美，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然而林國盛接手影樓時正正是數碼時代的開端，是這個行業面臨最大挑戰之時。

從海嘯中生存過來

「影樓曾經歷兩次衝擊，第一次是『傻瓜機』，亦即135菲林相機冒起時，很多人開始接觸攝影，而數碼相機興起對影樓來說猶如一個海嘯。」海嘯瞬間湧來，幾乎淹沒整個行業，不少師傅做不下去，陸續轉行，有的成為巴士司機，有的從事保安行業。

林國盛等來了機會，但要在海嘯中經營店舖一點也不簡單。「我們全人手工作，每一項工序都很費時，現代人講求快，數碼便好像地鐵一樣快，我們用菲林沖曬做不到快。」幸好這幾年流行懷舊、復古，來影樓拍攝的不再局限於老一輩的人，有些人會來補拍結婚照，有人來拍全家福，有人預先幫自己拍下一張身後照，亦有人帶孩子上門拍照。「拍BB相需要很多技巧，孩子很難控制，注意力難集中，你要用一些道具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以前老闆特地讀了兒童心理學課程，懂得應付他們。」

全看師傅的技術

客人上影樓拍照，看中的便是師傅的技術。以前影樓將影相、執相、放相、沖曬等工序分得很仔細，每個師傅都有不同的崗位。原來以前亦可以執相？「一直以來影樓

「我一直都在等待。」

■林國盛在專注執相。

都會幫客人執相，幫他們修眼袋、皺紋等。」說罷，林國盛拿起放大鏡，執起鉛筆，雙手游走於菲林間。那枝鉛筆比針還幼，嚴格說起來只有筆芯，而且手要巧，不可以太大力畫下去，否則皺紋、眼袋等很可能完全被抹去，相片會失真。執相還有一個關鍵，就是不可以手震。

訪問期間，有客人上來拿照片，直說：「我每年都帶兒子上來影相，一年一張，影到十八歲，當作是給兒子的生日禮物。」

影樓中的生老病死

發生在影樓的故事實在太多了，林國盛看盡一切。「一個臨死的人穿着西裝上來，說要影相，後來他女兒來拿照片，看到照片後哭了出來，我以為出事了，誰不知原來是照片影得好，他父親一生都沒有拍過這麼端整的照片。有一次，一個女孩死了，他們一家人第一次來這裡拍的家庭照，拿照片時母親大呼：『女兒，我們一起回家！』那年，有個被砍了幾刀的人上來影相，一直苦著臉，我逗他說：『就當是中了六合彩。』終於拍到一張他笑的照片，雖然他是苦笑……」

出生的喜悅、臨別的哀傷、失去至親的悲痛、家人的團聚，林國盛目睹一切，所以更珍惜攝影這門技術。他用鏡頭捕捉最美的笑容，用筆勾勒出完美的臉孔，用心傾聽顧客每一個故事，這亦是他們為甚麼執着於傳統技術，以菲林記錄每一刻。

劉浩昌表示，他曾經帶著兒子前往歐洲馬其頓參加比賽，在空餘時間，兒子會在行人特別多的地方寫生。華人兒童的舉止定然會引起當地媒體的注目，作品也被傳閱。

「兩隻老虎」兄弟情

面對比自己小兩歲的弟弟，劉見之漸漸養成了關愛、同樂、互助的情感交流習慣。一幅《兩隻老虎》的水彩畫，將劉見之對弟弟的愛以及手足關係的童真解讀，反映在老虎的鬚鬚上。哪一隻老虎是弟弟呢？兄弟二人幾乎不約而同地指向了那隻鬚鬚比較少的老虎。至於其他方面，兩隻老虎無論是坐姿、眼神還是膚色，幾乎都完全相同。

兩隻老虎的形象完全相同又有些許不同，劉見之在處

懷舊影樓

變與留之間的人生百態

長虹

攝影位於大角咀，店舖已有四十多年歷史，老闆何鎮雄在兩年前開始轉用數碼拍照。「沒辦法，只有便宜才能吸引這個地區的街坊上來影相。」除了成本低外，速度亦是何鎮雄轉用數碼的考慮。何老闆八歲開始在父親的店舖幫忙，後來拜師學藝，與攝影結下六十多年情緣，學習多年的技藝逐漸被數碼相取代，何鎮雄坦言不感到可惜。「這些東西很難說不可惜，從最初的膠片攝影，轉用玻璃底片、菲林，如今來到數碼年代，技術一直在變，最重要是你對攝影有沒有興趣。」的而且確，如果不考慮轉型，最終影樓亦難逃倒閉的命運。

比起現今的照相館，長虹沿用以往影樓為顧客執相的服務，只不過是以電腦代替了鉛筆。「太太早幾年開始研究用電腦『執相』，現在她的技術比我還厲害。」何鎮雄笑言。由於他們長年累月為客人拍照，訓練出非比尋常的審美觀，照片一看便知道有甚麼問題，哪些地方需要修執。「你看，他的皺紋太深了，眼袋也很大，旁邊的光線可以再多一點……」何太一邊說一邊移動滑鼠，只需幾分鐘便替客人修好了照片。對於他們夫婦來說，拍照、執相都只是一種興趣，遇到和善、好相處的顧客，他們不介意花多點時間幫他們修照片。「相片修執出來後，他滿意時我也開心，花多點時間做又有甚麼所謂。很多人覺得50元半打相片很貴，外面8元便有一打，但他們不會幫你打光、不會幫你修執、不會幫你裁尺寸，我們雖然貴一點，但客人拿到照片都覺得滿意。」

人們不再執着於「靚相」

事實上，外面8元一打相的招徠使行業面臨很大的挑戰，因為人們不會影很多證件相，一年半載才影一次。而且大角咀這個地區不斷改變，建了很多豪宅，有經濟能力的人嫌店舖古舊，沒有經濟能力的人覺得負擔大，活在夾縫中，夫婦皆言只為興趣。「子女長大，如今沒有很多顧慮，可以學習使用電腦

何鎮雄：



■何鎮雄從事攝影工作六十多年，太太近幾年亦熱愛攝影、執相。

■長虹店內掛着不同時代拍下的照片。



增加自己的見聞，即使轉用數碼相機亦可以拍出漂亮的照片，退休的話，影樓便要關閉。」

即使影樓數碼化，長虹的生意亦算不上好，因為人們對相片的質素沒有要求，每個人都懂得拍照，他們對「靚相」少了執着。「照片呈現一個人的面孔，隨隨便便是一個面孔，整齊齊齊也是一個面孔，連自己也不重視自己的形象，別人看到你的照片作何感想。」何鎮雄歎說。此外，人們對照片的重視度亦大不如前，以前一家人開開心心上影樓拍照，如今人們不再覺得拍照是一件重大的事，他們看不到照片的價值。「照片包含很多回憶，以前老人家會將照片放在餅乾盒裡，有事沒事拿出來看，現代人都懂得拍照，不再珍惜照片。」

功架沒有消失

影樓看似轉型了，事實上數碼只是取代了某些技術，何鎮雄依然保留幾十年的功架，在拍攝時指導客人要怎麼坐，眼睛要看哪裡，要擺出甚麼姿勢，這些皆有學問。那些陳年舊照散發出的懷舊氣息實在叫人百看不厭，很有藝術感。「對我來說，每張照片都是藝術，他們的姿勢、眼神皆要特別指導，現代人應該會覺得很土，叫你們扭腰挺胸你們也不會做。」何鎮雄笑說。所以現在要拍出漂亮、具藝術感的照片更困難，要笑得恰當，雙肩要平衡，身軀側傾，這些指導功夫可不是白學，在數碼時代更需要這些技巧去留住客人。

指導客人、打燈、拍攝、修執、裁剪等，工序並沒有減少，數碼化只是加快了沖曬的時間及降低了成本，因此夫婦倆不約而同地說：「並不是轉了數碼便一定會成功，你要做得好、影得靚才能留住顧客。」如果要認真區分的話，數碼與傳統攝影始終有一點分別，但何氏夫婦努力將差距收窄，在吸收新事物的同時亦將以往在黑房放相、沖曬等技術套入其中，帶來與別不同的攝影享受。

「神童」畫出豐富情感

剛剛在波蘭第十六屆國際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獎中獲得大獎的劉見之，才剛剛滿五歲，也是首位獲得該獎項的華人，被人稱為「神童」。日前，他在荃灣「荃新天地」舉行個人展覽。「神童」究竟神在何處？作為「畫筆家庭」領軍者的父親劉浩昌認為，父母能夠善於發現子女在生活中展現出來的優勢，善加愛護與引導，是子女走向成功的關鍵，這比單純的技術訓練重要得多。

學會面對掌聲更重要

五歲半的劉見之迄今已取得24個大獎，其中有23個是外國頒發的國際獎項，還有一個是中國藝術最高學府中央美術學院授予的，三歲的劉禹之則已經獲得兩個國際大獎。孩子年紀不大，但成就不小，劉浩昌開始注重前瞻性的榮譽觀教育，教導孩子如何面對眾多的國際大獎以及傳媒的焦點。「每一次頒獎，手捧獎杯，別人給予掌聲和歡呼聲，我都告訴孩子，這只是對他獲獎的那幅畫的肯定，如果不繼續努力，以後就會失去別人的肯定」，這是劉浩昌對孩子的教育。「要想獲得別人的肯

定，也要關愛別人、幫助別人」，當孩子一次次獲獎時，這種觀念的灌輸幾乎成為必修的「功課」。因此，劉見之的性格隨着獲獎次數增多，反而愈來愈平和、愈來愈豁達。

劉浩昌表示，他曾經帶著兒子前往歐洲馬其頓參加比賽，在空餘時間，兒子會在行人特別多的地方寫生。華人兒童的舉止定然會引起當地媒體的注目，作品也被傳閱。



■作品《兩隻老虎》。

理這幅畫時，用相同的色彩表示兄弟情誼，又在不同的筆鋒上巧妙描繪出二人的差異——年齡與性格。見之的性格與年齡有很大關係，相對持重；弟弟禹之仍然有孩子氣，淘氣而可愛。據劉浩昌介紹，由於兄弟兩人的性格差異，二人的繪畫風格已經有了明顯的分野：哥哥的作品在色彩搭配、體裁選取等方面已漸漸趨近古典風格；弟弟則趨向奔放的表達形式。毫無疑問，對於父母來說，兩個孩子的作品風格差異之大，是巨大的成功——他們一直將自由發揮與多元並舉視為繪畫的核心價值。

生活中的「兩隻老虎」，感情培養是持續和漸進的。家長會讓兩個孩子一起畫同一幅畫。畢竟是兩個孩子，在「合作」中，往往是開頭良好，中間「問題不斷」，

但是結局往往非常光明。每當父親或者母親讓他們合作一幅畫時，他們在初始狀態下會非常配合，但是隨着作品進度的深入，兄弟二人不可避免會在技巧的使用上產生小小的「摩擦」，會相互給對方「搗亂」，但「妥協」又是不可回避的，因為要向父母交成果。所以，在這樣的反覆拉鋸中，兄弟之間的感情越畫越深。到了最後，哥哥會主動幫助弟弟修改作品的缺陷。

未來的生活如繪畫一樣開放

是否希望兩個孩子將來都成為畫家呢？劉浩昌否認。自己與妻子都不是學習美術出身，對孩子未來的人生規劃也相對要開放很多。最重要的是，是孩子能夠有一個好的本性去做人，這比單單的榮耀有意義得多。藝術的特徵在於靈魂，所以會畫畫的，並不一定是藝術家。劉浩昌與妻子都是建築師，二人對繪畫的理解在於對生活、親情、人性甚至是社會價值觀的磨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